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三

書三

始嘉靖丙戌  
至于戊子

寄鄒謙之

丙戌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無不即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既



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是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既已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况已久不作所須祠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還值歲冗不盡欲言

二

丙戌

承示諭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



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

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卻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幸更裁之令先公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患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濮兩生知解甚利但已經爐鞴則煅煉爲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速也書院新成欲爲諸生擇師此誠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促歸魏師伊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



尚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可須  
事定後卻與二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  
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祠堂位次祔祭之  
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畧今使錄一  
通奉覽以備採擇 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  
皆西向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  
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  
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  
向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  
向之統則西向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

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  
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  
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  
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  
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  
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  
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已之子姪固可下  
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  
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  
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旣爲僭况



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厲之義於

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三

丙戌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註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掇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已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迥爾不群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



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其近來卻見得良知  
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同輩講習只是發揮此  
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  
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  
兩字窮劫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  
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誚某講學者  
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  
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  
何矣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當能略盡鄙  
懷不能一一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畧不

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  
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  
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  
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務在  
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欲鞭辟近裏刪削繁文  
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  
志不識謙之亦以爲何如也講學之后望時及之

四 丙戌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以  
斯道爲己任其爲喜幸如何可言前書虛文相誑之



說獨以嘅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謙之顧猶謙然欲以猛省寡過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爲不可及也欣嘆欣嘆學絕道亡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僞邪

正何啻碣砢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已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俛俛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



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創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爲之障礙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昏惰者便間不惜款款示及之

五

丙戌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殊負深情也隨事體認天理即戒慎恐懼工夫以爲尚隔一塵爲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即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喻以爲恐主於事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院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



不明非爲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爲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足矣而又務爲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代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出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如何何

答友人

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求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悔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 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 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群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



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已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

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 答友人

問自來儒先皆以學問思辯屬知而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



八陽明先生金卷三  
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辯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

截然分作兩件事做其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却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却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為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  
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爲異也吾  
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爲  
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  
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  
同爲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  
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  
與象山之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  
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  
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  
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  
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  
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况又分作  
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說真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尚有不同  
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  
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



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南元善

丙戌

別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嘆計歸

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眷無恙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疊疊千數百言畧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諸生遍觀傳誦相與嘆仰歆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



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悻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遂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

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知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



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爲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爲聖賢

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謂天爲無意乎元貞以病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說也亮之亮之

二 丙戌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曾附短啓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尚留汴城世途之險澁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嘆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曾



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籲無及矣彼奸妬儉人號稱士類者乃獨讒嫉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之不若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頃篋協奏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幾人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及之竊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憂

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真若浮虛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一及

答季明德 丙戌

書惠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媿良深食姜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暫時劫劑耳近有一友爲易貝母丸服之頗亦有效乃終不若來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爲得本源之論然此又不但治



病爲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爲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間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近來進脩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爲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違掇數聖人紙上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款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鯀爲未能不惑子夏之啓予爲未能

耳順之類則是尚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高遠深奧而未見其爲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



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高而外逐不能  
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  
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  
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  
為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  
之見流注潛伏盖有反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覺  
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即良知言良知  
則使人尤為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  
說其間又云人之為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  
以合天人而為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

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  
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  
之為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  
氣亦平和有足啓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間有  
語疵則前所謂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為病今既  
照破久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難通  
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字之義  
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訓效皆無  
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混成耳  
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修



陽明文錄卷三  
道之爲教可也謂修道之爲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脩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因病未能着筆俟後便爲之

與王公弼

丙戌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可喜中間謂棄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即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即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工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二  
丁亥

老年得子實出望外承相知愛念勤倦若此又重之以厚儀感媿何可當也兩廣之役積衰久病之餘何能堪此已具本辭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來書提醒良知之說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且是提醒工夫未能純熟須加人一已百之力然後能無間斷非是堤醒之外別有一段困勉之事也王汝止久候不至得渠家事稍閒即須速之一來此間亦有一二



陽明先生全集卷三十一  
事欲與商量不可更遲遲也

答歐陽崇一

崇一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常不因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

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間工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



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旣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常不行於其間但其立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卽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工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學之弊大率非沉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着前一病近又差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爲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卽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



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來書又云師云爲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分爲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却爲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

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謙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



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  
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  
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  
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  
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  
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謙之功矣所云  
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  
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

誠二則僞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  
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有畢  
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  
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徃徃爲  
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即詐也億不信即  
非信也爲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  
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  
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徃徃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覺而能

恒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即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覺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



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誠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為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二

丙戌

正之諸友下弟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知近年雖在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畧無退轉甚難甚難孫倉官來得書自咎真切別紙論學數條皆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又大有所進矣喜幸何如文蔚所疑良不為過孟子謂有諸已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已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為我解嘲如此負愧負愧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為口給但在區區則一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為不能無媿耳固不敢不自勉力也文蔚天資甚厚其平日學問功夫未敢謂其盡是然却是朴實



頭有志學古者比之近時徒尚口說色取行違而居之不疑者相去遠矣前者承渠過訪惜以公務不能久留只就文義間草草一說鄙心之所願致者畧未能少效去後殊爲怏怏良知之說近時朋友多有相講一二年尚眩惑未定者文蔚則開口便能相信此其資質誠有度越於人只是見得尚淺未能洞徹到得如有所立卓爾是以未免尚爲書見舊聞所章然其胸中渣累絕少而又已識此頭腦加之篤信好學如是終不慮其不洞徹也因咳嗽正作兼以人事紛沓不暇寫書故遲孫倉官久候

三

丁亥

去冬十二月十二日未時得一子今已踰百日或可望長成也北上之說信有之 聖主天高地厚之恩粉身無以爲報今即位六年矣徒以干進之嫌不得一稽首 門廷臣子之心誠跼蹐不安近日又有召命豈有謝恩之禮待君父促之而后行者但賤軀咳患方甚揆之人情恐病勢稍間終當一行來書所謂如此人情如此世道何處着脚凡在吾黨所見畧同千里拳拳之念何敢忘也何敢忘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區區之心固不敢先有意必然亦自有不容



已者耳

四

丁亥

遠勞問惠甚愧兩廣之任豈病廢所堪但事勢又若  
難避俟懇辭疏下更圖進止耳喻及持志養氣甚善  
暴其氣亦只是不能持其志耳釋氏輪迴變現之論  
亦不必求之窈冥今人不能常見自己良知一日之  
間此心倏焉而夷狄倏焉而禽獸倏焉而趨入悖逆  
之途倏焉而流浪貪淫之海不知幾番輪迴多少變  
現但人不自覺耳釋氏言語多有歛弄精神者大槩  
當求之遊方之外得其意而已矣淫聲美色之喻亦  
是吾儒作好作惡處正須勘破此等病痛方見廓然  
大公之本體也

答聶文蔚

丙戌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此情何可當也甚欲扳留旬日  
少効其鄙見以求切磨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  
別去極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箋惠浣慰可知中間推  
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  
賢聖之域又托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  
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甚無以堪之也  
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爲乎哉



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謏謏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

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靳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謙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



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軌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偽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離之形而况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

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臥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踈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



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  
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  
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况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  
又况於斬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為  
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  
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  
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  
時有議其為諂者有譏其為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  
為不知禮而侮之以為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  
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  
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  
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為迂則當時之不信  
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  
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斬人之知  
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  
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  
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  
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



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  
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  
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  
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  
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私自  
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  
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  
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  
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  
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  
是以克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  
之不爲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  
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  
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  
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  
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  
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恻然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  
毒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臨期執筆不覺累  
紙蓋於相知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有所未能盡也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傍蹊曲徑矣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 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沓皆與疾從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瘳耳人還伏枕草草不

盡傾企外惟濬一簡幸達致之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人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卽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人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卽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



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  
卽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卽不須更說勿助  
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  
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此正  
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漫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  
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  
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  
言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  
做箇勿助濟濟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  
做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騃漢才遇些子事來  
卽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  
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  
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  
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卽當下便有實地  
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事就事上致其良  
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  
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  
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  
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  
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



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工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

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昭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旣已沛



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却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為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為定說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却本原著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



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雖則  
只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得  
可增減若須假借卽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  
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  
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  
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  
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  
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卽  
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  
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良知以

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良  
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  
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  
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  
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  
自己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  
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  
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  
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億逆先  
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



善間有攙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爲不  
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  
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著  
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芻蕘  
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  
窒碍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意必其知  
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辯然就心地上著實用  
工夫却須如此此方是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  
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  
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歿壽不貳脩身以俟

而存心養性與脩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  
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  
裏做箇求到盡心知天的功夫更不必說歿壽不貳  
脩身以俟而歿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  
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  
往來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穉之  
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歿壽不貳脩身  
以俟者如襁抱之孩方使之扶墻傍壁而漸學起立  
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  
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



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心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蠟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似恐盡心知天者廢却存心脩身之功而反爲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爲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爲自己憂工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工却須專心致志在夙壽

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爲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爲此三段書分踈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擔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論尊德性而道學問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



用工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卽自無不洞然矣已作書後移卧簪間偶遇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旣已得其大者此等處又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踈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慙煩縷已甚不罪不罪惟濬處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好也

寄陸原靜

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

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爲學乎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列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却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閒中曾



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一患也貴鄉有韋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爲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荅甘泉

丙戌

音問雖踈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啓瞶消鄙者多矣向承狂生之諭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甚不應遽至於爾旣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爲朋輩所攻激遂高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恠誕妖妄如近世方

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與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責若無所措其躬賴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未可知也學絕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龔生來訪自言素沐教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當見其有成也

荅魏師說

丁亥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無



盡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  
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  
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  
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即無  
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  
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  
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  
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即  
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卻體面事勢之外  
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即已  
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  
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  
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

一亥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諦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  
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  
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  
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  
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  
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



理體認者實有諸已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尚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及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一罄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與鄭啓範侍御

丁亥

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面會一罄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其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即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乎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



封事讀之其間迺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爲之赧顏汗背促踏不安古之君子恥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爲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踈繆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辯於鑠金消骨之地至於衝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爲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

懶放日久已成癡人尚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爲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爲報耳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亟承書惠既荷不遺中間歉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修之功勤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值致良知者是培



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徇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爲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功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逕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末後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與黃宗賢

丁亥

所委文字以通家之情重以吾兄道義骨肉之愛更復何辭向日之約誠有不得已者近來人事日益紛擾每每自晨發至更餘無須臾稍閒精神驟衰往往終日自不得食吾兄若見之將亦自有不忍以此相責者矣北來消息昨晚始聞承喻信然所謂甚難行止者恐亦毀譽之心猶在今且只論纂修一事爲可



耶爲不可耶若纂修未爲盡非則北赴未爲不可陞  
官之與差委事體亦自不同况議禮本是諸君始終  
其事中間萬一猶有未盡者正可因此潤色調停以  
今事勢觀之元山旣以目疾未能躬事方霍恐未即  
出二君若復不往則 朝廷之意益孤而元山之志  
荒矣務潔其身者楊氏爲我之義君子之心未肯磴  
磴若此也凡人出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非他人所  
能與高明自裁度之北行過越尚須一面不一一

二

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

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  
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頽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  
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  
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  
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  
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  
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  
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  
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  
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耻近乎勇所謂知耻只是



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  
服得人為耻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為耻憤怒嗜慾不  
能直意任情得為耻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  
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今乃反以不能  
蔽塞自己良知為耻正是耻非其所當耻而不知耻  
其所當耻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  
區之心愛莫為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  
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畧只是一箇斷  
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畧自是超  
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

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  
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  
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  
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為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  
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  
是不負如此 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  
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病卧山林只好修藥  
餌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  
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



答以乘憲副

丁亥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即此奮志進步勇脫窠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壅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徃徃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却如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隣村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

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過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謫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爲饗暮不糴則無以爲餐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謫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兩承書來皆有邁往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爲浣慰人還附知少致切勵之誠當不以爲迂也

答伍汝真僉憲

丁亥



書來見相念之厚感媿感媿彼此情事何俟於今日  
之言乎士潔之怨蓋有不度於事理矣數年憂居身  
在井中下石者紛然不已已身且不敢一昂首視况  
能爲人辯是非乎昔人有言何以止謗曰無辯人之  
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終掩  
其實者故有其事不可辯也無其事不必辯也無其  
事而辯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辯之是益增已之惡  
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今 主上  
聖明無比洞察隱微在位諸公皆兢兢守正奉法京  
師事體與往時大有不同故二君今日之事惟宜安

靜自處以聽其來順受之而已耳天下事往往多有  
求榮而反辱求得而反失者在傍人視之甚明及身  
當其事則冥行而罔覺何也榮辱得失之患交戰於  
其中是以迷惑而不能自定耳區區非徒爲此迂闊  
之言而苟以寬二君之心者二君但看數年來區區  
所以自處者如何當時若不自修自耐但一開口與  
人辯則其擠排戮辱之禍將必四面而立至寧獨數  
倍於今日而已乎當時諸君從傍靜觀其事勢豈不  
洞見諸君之事自與區區休戚相關故今日之言非  
獨以致惻怛之愛於二君實亦所以自愛也幸以此



意致之士潔北行且勿徃爲是徃必有悔矣迫切之言不罪不罪

與陳惟濟

丁亥

江西之會極草草尚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既入省城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濟已行矣沿途甚快快抵梧後即赴南寧日不暇給亦欲遣人相期來此早晚畧暇時可閑話而此中風土絕異炎瘴尤不可當家人輩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咳患亦因熱大作痰痢腫毒交攻度惟濟斷亦不可以居此又復已之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

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比徃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爲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友時時相講習切磨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



來不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尚數十人  
時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病軀  
又日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如何也文蔚書中所論  
迥然大進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可喜可喜頗有所詢  
病中草草答大畧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寄安福諸同志

丁亥

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  
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  
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  
言耶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

足驗功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工去當不能有  
他歧之惑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  
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  
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  
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  
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  
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  
此共勉之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  
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  
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爲真得也凡工夫只



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病咳  
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  
已

答何廷仁

戊子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  
得止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東矣諸  
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早鼓錢塘之舵  
得與德宏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  
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  
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與諸友亦必得一

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子萬勿復遲疑徒擔誤  
日月摠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  
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即撥冗德宏汝中輩亦  
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九月十六日

與德弘汝中

丁亥

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弘汝中又相與熏陶切靡於  
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  
意向如何德弘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  
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  
因此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



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  
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  
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  
方入冗場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  
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二 戊子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叙  
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龍之會  
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餼羊後或  
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

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  
喜書到望爲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  
審早晚能來親近否彼或自絕望且誘掖接引之諒  
與人爲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汝佩良輔蘇松之行  
如何胡惟一今歲在舍弟處設帳如何魏廷豹決能  
不負所托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挾持之人行  
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致此意

三 戊子

德宏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  
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



陽明先生文錄卷三  
三  
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  
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  
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  
不爲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  
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  
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着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  
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  
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  
書院規制近聞頗加修葺是亦可喜寄去銀三十兩  
稍助工費墻垣之未堅完及一應倉廩整備者酌量爲  
之餘情面話不及



陽明文金卷三

三





